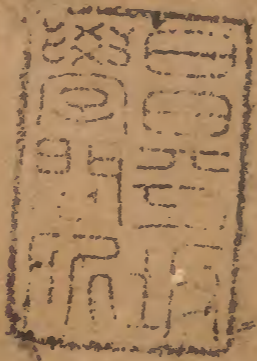


羅近溪文集

二之上



漢書門類	
一〇三九四號	函架
七	冊

內閣文庫	
一〇三九四號	漢書類
七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94
冊數	10 (3)
函號	314 63

別集八十卷

共十





羅明德公文集卷之二



富春後學陳起龍念徐甫閱

不肖三孫懷智伯愚生彙編

萬會 萬貞

曾孫羅

萬先 萬元 梓行



序

擬山東誌錄前序

今 陛下繼成之元年歲曆癸酉監察御史某自

闕下祇命巡略山東秋當賓興乃檄遠郡儒臣分釐

元一集 卷之二

經局職總試以某職易以某職書以某職詩以某職
春秋以某職禮記以某咸如期集則以提調屬布政
某叅政某以監試屬按察使某僉事某允諸分務皆
有司存御史某帥諸職事要盟于神肅紫將奉進提
學副使某所選六郡之士圖棘三試之入彀者七十
五人遵制也既竣事乃次第其氏名及所爲文具錄
以獻某當序其端爰拜稽首而昌言曰賢才之生豈
偶然哉儲精于閑縱發祥于山川軌範于前修涵育
于熙化故其所就類多英賢瑰器純心遠學居則果

行育德出則動衆化民至展經綸翊帝圖建無前之
績樹不拔之勲表著一時而垂休光於奕代茲固流
峙駿發之徵而國家作人之成效也山東之地左挾
溟海右控大行前際鉅河後倚遼左自張儀說齊已
稱四塞之固矧今壤界京甸爲黃圖左挾聲教所被
踰於昔時又大聖大賢所產之鄉流風餘韻歷千載
而不泯者豈遐陬僻壤之足倫哉古者興賢以旁求
夢卜拔皆真才後世乃重徵辟其人貞邪賢否已灼
見于未用之時故舉而加諸位者皆可以名世自科

目之設專尚文辭視爲恥舍故學者爭趨競務耽於藻績霞蒸錦絢交相激昂上以是殼率其下下以是迎合其上草偃泉赴寢以成俗學者庸心於筌蹄仕進漠不知有聖賢大學之道爲身心之準治之污隆始有繇焉故取士之法莫敝於斯我 皇祖汛掃胡元底定區夏二三元臣素服周孔之教遡濂洛之傳建議定制試士以經書嗣以論策敦本抑末崇雅黜浮習業者有據甄別者有則聖王經世之要不基於此耶二百年來文體雖時或小變大綱大法昭然如

日星在天也今觀多士之文凝重若泰山喬嶽浩瀚若長江大河典則若周彛商鼎明潔若皎旭晴漢穠麗若夏英春蕤樸實若菽粟布帛縱橫闔闢各有攸歸然大要不越於明德親民修己治人之道淵源則堯舜禹湯周孔暨濂洛諸儒所傳習蓋粹然一出於正瀾乎極盛之臻也然文果若是已哉易云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書曰文命敷于四海蓋文貫乎道而出于天乾坤之翕闢日月之運行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繁殖大而彌綸叅贊細而動靜食息皆道之所該文

之所寓也君之立極臣之贊化莫匪由是故曰文王
之所以爲文而孔子以斯文自任則文之爲道章章
明甚矣古之君子蘊之爲德行言之爲文章發之爲
事業其致雖不一而一於道者乎夫孔子大聖其任
道至重千載而下依爲指南諸士生孔子之後漸濡
習染殆亦有素攄辭發藻囊括道腴道德性命修齊
治平經綸之敷罔弗畢脩言至華矣但其精神心術
未易聞見使其對揚 大廷錯展庶職言行相顧中
外弗殊建功立業以膺顯名庶幾可塞有司之責也

不能使人巧夫匠立成器士志聖神其精至於無跡
妙入於難窮取諸智巧焉則均也然器非規矩巧將
安施道非六經智將奚措朱子之於學余固未能悉
其智巧何如也至所爲言必先之讀書讀書必先之
六經則真吾聖門之大匠也已其功顧不宏且遠耶
故規矩誠立而巧之不精學之咎也胥求以巧而規
矩弗先教之訛也樂庠諸雋今得是編訓焉則聖神
智巧固可持循而妙入矣其中寧無迅發天明渾成
大器以登庸廟廊利濟海宇而克副令尹用世之志

者乎敬序其端以族

敬庵訓語序

歲癸未良月末澣之五日我太守敬庵許公勤政餘暇進諸生庭訓之且手授克已復禮講語一章諸生奉令唯謹命鏤人垂不朽以嘉惠海內謂不敏辱公相契宜有言因憶公暨敬吾魏公思默萬公登從姑山時公謂不敏曰顏子克復之復即復卦之復也視聽言動之皆禮即復以自知也其知也即乾知大始矣乎不敏拜手稱謝憬然有契鄙心茲請述公之意

爲諸生申之夫易以乾爲體乾以復爲用蓋乾純粹以精而天地人之性之至善者也乾之善神妙不可見而幾見于復大易爻凡三百八十有奇雖兼閏以成歲而始諸冬至之一日冬至元陽一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四時行百物生斯其稱純粹以精爲性善善之至也且夫子五十而學易繼乾坤資始資生而昌言大德曰生生之謂易夫夫子以易爲學以學爲教易則生生生生則日新日新則學不厭學不厭則教不倦教不倦則其德曰仁夫唯仁斯其人曰

聖乎故夫子示天下萬世求仁之旨必曰仁者人也
親親爲大夫親親爲仁之大其仁大則其人亦大其
學斯名大人之學也已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
老老而民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則長長而民興
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恤孤而民不悖此之謂仁
於家而齊仁於國而治仁於天下而平若運掌而無
難者要之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未學而嫁知養子是
人人能仁者也人人能仁是乾乎乾而橈自不息性
乎性而生惡可已所謂萬物皆備我可人人可天不

越一已而天地人物一以貫之故已能克焉是謂中
行獨復中行獨復唯顏氏之子庶幾夫子所以語之
曰克已復禮爲仁又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信
哉復其見天地之心矣乎蓋一陽元氣從地中復所
謂由乎已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由是視聽言動一
於禮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國天下視諸掌則美
在其中暢四肢發事業是美之至善之極顏氏之子
真聖於復復而聖者乎下是唯軻氏可欲之善信有
諸已夫惟信而後能克未有克而不始於信者一信

乎已即而美而大而聖神斯可言克之全功也已甚矣哉孟之似顏氏也甚矣哉軻之善學夫子也不敏敢以是足公克已復禮大訓云

胡子衡齊序

廬山胡子與余爲同年友交也最久知也最深近別三載思也方切乃樂安尹王君其門人也爲刻所著衡齊授余讀之敬作而嘆曰辯哉言乎博而醇密而遠雖求之古先亦未能幾也是寧不足以傳也哉王君欲余言爲序余又何言耶余惟衡齊云者謂定吾

衡之平以齊夫天下之多寡輕重猶精吾心之理以齊夫天下之是非美惡云者也此一恒人足以辨之乃理間上下致勤千百言而不置者何哉則以儒先之說之未詳焉爾儒先云理在於物必即物以求之夫物與我類也理在於物而獨不在於我耶物之理與我之理亦類也理在物則知所以求之理在我獨不思所以求之也耶茲就其說詳之夫吾儕之學學孔氏也孔氏之門賜稱穎悟乃多識致問應遽如響一貫諄示聽若藐然他則更奚尤哉夫理一而已矣

近溪子文集 卷一
夫一亦理而已矣是故亘匝霄壤孰從而一之則理
以一之也亦孰從而理之則一以理之也盎然克盛
而湛然流通一也而莫非理也森然具布而渾然生
化理也而莫非一也是則天地人之所以爲心也是
則天地人之心之所以爲神且靈也夫神則無方矣
靈則無眩矣無眩無方而謂其心之有弗理理之有
弗一也哉故以吾而等諸天地萬物則謂天地萬物
之心悉統乎吾之理無不可也以天地萬物而等諸
吾則謂吾心之中悉統乎天地萬物之理亦無不可

也何者天地物我形有不一而心之所以神所以靈
無不一也夫即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可以統而
一之則即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自足以貫而通
之是不惟善求夫吾心而所以善求夫天地萬物之
心也不惟善盡夫吾心即所以善盡夫天地萬物之
心也否則不以我體乎物而爲物所體不以我用乎
物而爲物所用將何以尊崇德性柄運經綸而立本
知化也哉易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
成位乎其中矣吾夫子爲後學之意不益深切而著

明也耶敬以是而足衡齊之說云

偶然記序

金華心泉胡公生平活蟻萬萬莫可勝紀後公秋試浙省場屋中方構思困鬱乃群蟻競綠毫端點畫不能着紙公末如之何輒復致之假寐良久俄至日暝起視倉皇漫圖終卷曾未移時遽完篇草尋復哦誦則覺氣勢昌大甚殊平昔矣閱者批嘆謂出神助第之魁等公記其事以傳而題之曰偶然云余見爲歛衽興敬曰噫嘻懿哉純乎公之爲心也入之微而無

內溥之大而無外矣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太上之至德曰好生故洋洋浩浩泛濫寰宇無尺寸而不相憐愛亦無尺寸而不相護持天之與人物之與我戚戚戚皇皇若手足之於耳目肺腑之於軀壳然者其生也夫孰得而異諸其好生也又孰得而已諸故人謂公之於蟻其愛且護也而情可想矣顧不謂蟻之於公其愛且護也而情尤可想乎是以由公之爲愛而想其情猶淺而易由蟻之爲愛而想其情益深而難夫不能華諸其文藻而獨醞釀其思惟不能啟諸

其思惟而獨廢閣乎筆楮此其機緘之圓妙鼓舞之
神奇謂之曰偶然可乎哉然不謂之曰偶然又可乎
哉公固自命之曰偶然余亦敬序之曰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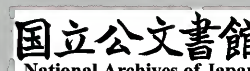
楊復所經義序

維我明科試取士率先經義而經義率宗程式故一
時士習之所趨文風之所動實自館閣倡之近嘉隆
來宗主斯文諸名公加意追復古體海內浮靡頽波
翕然底定蓋至于今而神情貫洽即時藝而漢魏往
往庶幾焉亦云盛矣第曰經義義固其所主本也義

弗之精而維古今之辭較奚啻漢魏雖先秦列國亦
藝也亦浮且靡焉類也余山居每嘆爲文莫難於經
義正以其義融通乎經而經昌言乎聖經不容以易
言義不容以強通余方困頓津涯年已耄矣比覩茲
作似於辭說不費而聖經大義昭然若發余蒙殆忻
忻不能已於誦而傳也黃生承宣等知余樂觀之意
因付之梓題曰復所楊太史經義

鄒氏存稿序

一翁鄒公宋仁宗時生宜黃間有奇氣不類世人事



詳宋史本傳中公有宜川集三十卷燬于兵今所存
止數篇嗣孫魯等刻之名曰存稿諸生推余一日長
請序之余惟公人品之特異文藝之清越觀者當自
識之第余閱傳中遇呂岩故事因覓訪舊地至前對
奕之處猶古木孤撐怪若虬垂其繁陰蔽第中片石
卧地當午日光下射雲葉旁紛側身洞口且前且却
渾疑二老儼然在吾睨睫頃復覺而悟曰安知彼對
奕者非今睨視者之前身而盤桓客與虬松鰲石上
者非千載之後而作重遊者耶遂呼酒狂歌醺然大

醉書此以引所刻之端云

湘陰還朴編序

嗟夫世道之末趨而下也則人情浮靡以爲之先乎
夫情也者性之所由生者也情習於人雖無所不至
而性本諸天則固不容或偽者反情以歸性而率靡
以還朴其惟教之之功爲大也已楚在寰區地廣而
民雜四方之俗各相殊異其徇侈心而競勝氣尤易
於染化而遷者任道君子生長其間又烏能已於防
維之思也耶然風會之起原于所遭轉移之機亦多

不偶此非上下之同所好而感通之有其具吾未見
教之可行化之可成也同年李近麓憲副在告家食
慎德尚行爲鄉邦表法楚士民薰而良者浸浸乎自
一邑而旁漸矣然惓惓無已之志又借集 聖諭

聖教其爲一編俾有所馴習問序於余余捧而興曰
美哉颯颯乎是編之粹而傳也上足以宣德下足以
正經中足以崇誼誼崇而交修之衷斯協矣經正而
彝秉之祔斯完矣德宣而大同之軌斯一矣一其軌
而不回完其祔而弗斲協其衷而無斲是所謂隆古

及諸人人物物之身以生生而無疆焉者也故始焉
異其若子若孫以生乎人人生乎物物終焉以人物
之生生者而生乎其子子孫孫焉是不爲無埃強致
而機以潛之所成也歟哉心村能仁以孝親仁以弟
長而復善推損庵之詒穀於一家者而詒穀諸天下
後世焉茲錄之刻而傳也殆無負矣余不佞僭書以
埃

無聞堂稿序

夫言心聲也心譬則谷然而言其響之逐感而應者

也固未有涵諸其心而弗聲乎其言者也亦未有聲乎其言而非先得于心者也夫心則廣矣大矣以舉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即宇宙萬類而統括融通焉可也即宇宙萬類而各足旁通焉亦可也其神無方其體無定而其出無窮者也故士之生也惟不知所以反求之則已矣一入寶山則珍貝種種即投足引手隨吾所向咸可懷携玩襲以快意生平而充數日用夫孰得而泥之亦孰得而限之也哉故古先知言君子恒必於其心取衷焉其所見淺深無論也而信之趨而太和之觀也與斯約者其益勉之吾且期天下之來取的也已

詒穀錄序

是錄之刻而傳也久矣其盛美幽光贊頌於諸大君子者亦衆矣茲復益以德興邑博北山公儼撫州少府愚庵公嵩爵林州丞信齋公鉉舉名宦鄉賢之詳者則又損庵公曾孫今撫州別駕心村公雲秀也心村之意蓋曰我王大父之穀之詒也原謂若子若孫茲以北山愚庵為王大父子而以信齋為王大父孫

且皆德業炳炳出而有徵於所任歸而有徵於所居
則穀之成于若子若孫者固日衆以昌其詒之本諸
我王太父者將彌久而彌盛也耶噫心村之爲念也
誠可謂孝於親而弟於長矣余誼辱通家敢無一言
爲心村勗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夫仁天地之
生德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自親親而仁民而愛
物生生而無疆者非強以致之也一機以潛而通徧
之焉爾余觀損庵之所望於誠齋者如陰德冥冥之
語公私兩便之囑皆仁之生德也皆自一人之身而

之賢所至高下無論也而安之賢如是而爲心如是
而爲言則其辭達其旨未而其說詳且舒矣余自甲
辰叨第春官於大衆中首識桐城柱壑趙公喜其瀟
灑脫略能遣去世縻而軒翔物表意竊竒之自是每
一相見輒聚首雅譚時竟日夕邇來晤對逮津津然
將反求諸其心矣公公今已往而其言猶炳炳於人耳
自謂公於心而無所見無所至無所得也可乎哉即
所見所至所得以發揮文辭而謂辭弗之達旨弗之
求而說弗之詳且舒也可乎哉公長嗣鴻賜哀其終

身述作題曰無聞堂稿走使請言余誼不容辭爰陳
素所受教于公者用者篇端以俟四方知言君子取
衷焉至公之履歷注措則誅狀誌表昭明詳悉可無
復贅云

雲石初稿序

雲石初稿者余年夾雲石江公所著也公少負異才
又早雋鄉國凡四上春官而後第往來問俗于燕趙
之墟所交多天下名士以故得習知當時之務以益
其才一入仕途而聲稱已籍籍公卿間矣庚戌虜犯

郊畿公居職方調度戰守勞績陞光祿少卿未幾以
言事謫判茶陵有捕盜功帥府以邊才薦不報公遂
拂衣歸余謂當嘉靖中南僭倭北僭虜懸官需才如
恐不及乃才如公又嘗試有成效卒不克專制一面
以展厥奇豈非命哉昔史稱賈誼通達國體竟未能
身試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事頗與公類第賈生自
長沙而後其言詞多感慨悲悼至今讀其書令人慘
然不樂余觀公所著其在本兵先後之所規畫或用
或不用皆鑿鑿中窾視五餌三表不啻矣其他詩文

又皆冲夷平淡成一家言求一語如賈生所謂感慨
悲悼無有也此足以占公之量出乎賈生之上而不
獨以才稱矣然賈之孫嘉好學而曾孫捐之以經術
議論妙天下說者皆謂賈生未究厥用故積之至此
今公子孫咸英然向上而季嗣尤攻古文詞嘉暨捐
之當不踰是發公未盡之蘊意在茲乎

楚侗教言序

楚侗耿公力任斯文嘉惠來學自起家立朝歷諸今
日心目熒熒眇邃古而矚遐陳者幾三十年未嘗頃

刻置也是不惟其輩身親見之即中外諸縉紳士人
無不其信服之也其微言出之神解其確論利乎斷
金而紛酬箋答錯著篇端者且千萬言不啻也是不
惟其輩願哀集之即中外諸縉紳士人亦無不其期
得之也乃今茲帙於公之言雖未盡錄然味神解之
微而心源可邇憑斷金之確而道術可循則不惟其
與諸縉紳士人得由茲帙以全窺厥蘊而卓然力任
之勇純然嘉惠之仁諄諄切切於一世之中疊疊洋
洋於百代之後雖公亦樂得由茲帙以旁通衷曲於

無疆也已漳理丁君此呂授而編之也奚容已哉漳
浦令朱君廷益刻而傳之也又奚容已哉

宗醫會稿序

宗醫會稿者我 蓋藩鳳南邦君之所刻也初邦君
欲刻是稿客之與邦君善者爭其止之有謂其裒集
繁富非所以示約也有謂其命辭樸率非所以釋觀
也又或謂其昔主業課今希傳達時序互殊體裁迥
別安得悉仍舊貫而不思損益之也耶邦君慨然色
勃曰昔我 恭王祖考誕敷 聖謨仰承甲令特開

宗醫于國門之南群我子姓昆弟自今 主國允潢
南而下日數十輩命題親試批閱而次第之手澤固
具在也茲余不肖閔賓館之久捐跋睿範之遐隔見
祖考之所貽番者即祖考之如在弗殊也又何暇自
恤其辭之工拙製之新舊而遽忍更易之為也哉某
聞而嘆曰懿哉邦君之為念而確哉邦君之為說也
是故慕親而志已孝則純乎其衷矣其質而却華文
則敦乎其本矣衷以蘊本本將益培本以協衷衷將
愈廓是則邦君之文之所以為孝也亦即邦君之孝

之所以爲文也吾儕合併而觀乃見是稿之刻夫固
出諸深情而實通諸達德也因敬述以爲序云

四澹齋集序附

羅懷智

武侯謂非澹薄無以明志諒哉言乎何窺人心之微
也夫心爲言君言爲心聲諦觀宇內操觚而自鳴者
最爲臚列或陶情風月或模寫幽憂或垂涎鍾鼎隱
衷曲勝立可考鏡而知者公一吳君弱冠聞先子譚
學宛水之上即知嚮往而師事之因過從姑山房與
伯愚生爲忘年友嗟我公一其學足以拾級青霄竟

蜿蜒於一第而居之若脫其才足以展采黃扉竟鷄
肋於一官而處之若夷今茲曳裾王門披襟翰署日
且揚揚陶陶寧非恬澹 養衷舉紛華靡麗一旦而
澹之也耶顧觀所著四澹齋集其言纏纏洋洋含芳
漱潤是抱賈生之才而憤懣不形於詞賦負衿生之
學而狂肆不見於篇章一種平澹之懷雅澹之操累
纍吐露于蘭芽內矣且與王元美張幼于沈君典諸
君子遊言多倡和是海內士豫頤爲把臂披肝者品
格孤高具可槩見余不敏烏乎能文敢以四澹言也

進而譚心可乎夫人五內焦勞如火燔灼富貴薰心
艷冶眯目麩蕪腐腸柴柵撻性人心一染四體受刑
寸芥稍牽百藤互縛故必澹之又澹斯可言寡澹而
無澹斯可言忘公一以四澹名齋名集者是得心之
忘機故謙言澹而約言四也觀者自得之言詮外矣

豫章羅氏譜序

余族在盱江支派茂衍自德稱公而下折居各邑者
十餘慶子姓以千計雍睦往來恒繹繹如也但觀各
所藏譜牒系皆自侍御德稱公欵遡而考之無從

歲甲子先大夫前峰公乃始獲見南昌栢林族中舊
譜則今會修之所宗者其世遠其紀詳其遠近寡寡
明而不紊先大夫喜動顏色遂徧約吾盱各族所系
支派付栢編摩鋟梓於是自南昌以及各郡焉族凡
若干自始祖懷漢公以至今日爲世凡若干不惟前
代功德炳奕不磨而吾後人酌水求源蔭木思本所
以培且濟之以綿亘重光使族弗替又寧不勃然有
興也乎是則茲譜會修之益之所以爲大而先大夫
欣欣屬望之深意也某不肖謹述而誦之且期與吾

宗族長幼世勉焉

南城壕塿王氏譜序

族之興也厥初則一人焉始之也人之生也厥初則一性焉靈之也靈以達性性以宰生生以運形於是人自茲成身自茲分而族之象自茲蕃且盛矣故善觀人者不於其形而於其性善觀性者不於其命而於其天形則有盡性則生生而無已性猶有所天則浩浩而無窮夫是以天人有相資之理形神有互用之機聖人所以引道脉於可憑君子所以餘家慶於

弗替者恒操是以爲要樞而善繼善述固當超脫乎塵情而默會夫心元也已余自束髮談學及門之士最先而且衆者莫過於壕塿王氏夫壕塿之在我旣久稱勝地而王氏之居壕塿亦久著磐宗自宋以歷我明始三百年于茲矣其最初則雄郡中以賢蓄侈第宅以產業未幾而章縫彬蔚再未幾而甲第頽仍逮至于今則諸英銳又各奮力聖修而精研道術似亦他族所罕儷者然諦觀諸君之謀昌其族黨聯洽乎本支則猶類滯乎恒情而未能超脫以允孚於

區區之鄙忱者請爲諸君誦之孔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蓋言天命流行於穆深遠必籍吾身以樹立
而表章之而道之用乃弘且大焉又曰人無所不至
惟天不容僞夫所謂僞者豈盡虛誑而欺世之云哉
要以徇形骸而以人力勝焉爾如是而欲其久且弗
替也得乎哉故天之大大於人人之久也久於道
彼以形軀而力致焉見亦左矣壕塹王氏數十年間
其祠堂之建非不靡然其弘厥也祭產之置非不整
然其虔備也至茲譜牒之修又非不秩然其新美而

絢盛也凡此皆吾所不顧於諸君而所顧於諸君者
則惟天人之所以相資形神之所以互發有以潛通
其隱默之微而顯彰其久大之用蓋至於真積之深
涵蓄之甚心欲其欽而勢莫可以自持跡欲其藏而
機不容以或過則名宗之表著將自吾肝而推之宇
內始諸今日而及于萬年惟諸君其日勉之余則日
望之

樂安衙背詹氏譜序

詹氏在撫之樂安蓋名宗云始祖鎬第宋進士自信

州玉山來任勸農簿于崇仁行屬境見嚴城山川壯麗悅而家焉四傳至大通讓其址爲樂安縣治退居治後本支日繁科第宦業代有聞人而厚齋象麓諸公復倡明道德重爲草廬吳公稱許觀其序譜牒可稽也入國朝成進士第者二人舉孝廉者十人登歲薦者十五人其他途仕者視科貢又倍之蓋亦盛矣迺嘉靖戊午余接覺野外翰于京師丙寅復接養真畏所二孝廉于疎山禪寺皆志意卓然以身任斯道者因造其廬訪焉則覺野偕合族縉紳髦倪不下

數百人延余談學于縣北鬱林禪堂相次以禮相比以樂彬彬如也豈名宗薰習澤餘慶衍愈昌而愈熾有如此耶余方思紀之以風世教乃其族則合臨川崇仁諸派續修譜牒請余言以引其端余又何辭抑聞之君子敦睦天和悞其疎而至於離也則譜以聯之是各宗之所同也然皆末流之救而未知夫本之探也詹氏諸君其知有本乎夫人在天地間形以衛其身而性以神其心者也可一而分之以至十百千萬者形也分而不可合者也可十百千萬而合之於

一者神也至一而不容二者也是之謂本也余願詹
氏子姓其益勉之默識真體於厥初交致心期於遠
大而共相砥礪於彛倫事物之間以光輝發越於四
海萬世之未永焉則祖孫一德形神互融厚齋象麓
不得專美於前而余亦可附草廬公于不朽矣諸君
再拜以謝請書以爲序云

樂安巴塘黃氏譜序

今世著姓大族蓋多重譜牒云余嘗觀譜有二義其
追先德而敷揚之有孝道焉其合群友而會通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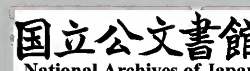
慈道焉慈孝也者天之所以生生乎吾人而吾人之
所以生生乎若子若孫以子而復子以孫而復孫十
百千萬而莫可自巳之真機也惟譜牒詳明則昏而
弗知者亦必惕然省曰誰則吾所自生也誰則吾所
同生也其愛敬之機雖昏而無所不知矣或譜牒不
修則明而能知者亦必眩然惑曰吾所自生爲誰也
吾所同生爲誰也其生生之機雖明而莫知所以用
其敬且愛矣樂安巴塘王氏在宋祥符中自岳州徙
居焉去邑治半舍後本支繁盛分烟千計科甲薦舉

右於鰲溪元草廬吳公倡明理學有復享者從之遊
修葺舊譜公首序之亟稱代多賢達鰲溪之人由是
重黃氏譜其子姓亦以譜自重入我明叙州二守修
之八十七年于茲矣邇新建教諭輪輩謀之族衆合
各表而譜之則其詳明又倍於宋元諸舊帙矣適余
談學至樂諸生進而請言余披譜佇玩慶人之生巴
塘後黃氏者何其生於天也與他所他姓均而其順
乎天之生生孝以敬其所自生慈以愛其所同生若
子若孫可以十百千萬而相生無盡者獨與他所他

姓異耶故余願若子若孫允得後黃氏而生於巴塘
者咸無徒重其譜而因譜以重其孝與慈焉無徒安
於巴塘一鄉樂安一邑之孝與慈而老吾老及人之
老長吾長及人之長幼吾幼及人之幼期以運掌乎
天下焉則豈惟今日重黃氏譜哉將百世同之矣

樂安水西魚氏譜序

樂安望仙鄉有村曰水西有族曰曾氏其初本魚姓
世居吉水之魚梁唐末名天霽者生子九人五曰孝
緒以直諫獲罪易曾姓以避難居是鄉將七百年矣



統而觀之其初以魚祖乎曾也不為不重既易曾嗣
乎魚也亦不為不隆譜牒從信書之未見其不可者
顧其先作譜以天霽而上無所考遂舍魚附曾直裔
子輿氏其後心弗自安衆議紛紜又欲盡變曾以求
復乎魚之為快論久弗定譜亦莫成觀之一峰羅公
東洲夏公諸序可徵已茲余談學鰲溪之上諸子姓
遊余門者持譜求定於余余曰異哉子輿氏之族能
榮人於前而累人於後如是耶何諸生之急急於去
曾之為快也諸生悚然曰夫子將柰何余曰亦求之

真偽之間而已矣夫昔之榮而不足以為榮者蓋魚
之原非曾所出也偽也偽則不能一朝安者固諸生
本心也今之累而不足以為累者蓋曾之原從魚而
易也真也真則可以仍之百世者亦諸生本心也諸
生叩首謝曰問吾姓而得吾心誨之真而進之久吾
宗固百世德夫子於無疆也已請書以弁諸首

樂安善和岡曾氏譜序

昔吾夫子之教萬世無窮也其道以仁為宗當時及
門之士惟曾氏子輿傳之為獨得焉今觀其弘以任

重毅以致遠則宛然吾夫子垂世家法也故再傳而子思子又再傳而孟子中庸七篇之旨至今未艾者無他也其宗之正且的焉可久固如是也樂安魯氏其先本子輿氏十五世孫避新莽之亂于永豐之睦陂遂家焉至西晉永嘉時名丞者生三子孟曰珪仍居睦陂爲曾子棨之派季曰畧遷南豐爲曾子固之派仲曰舊來居樂安菊花埵是則吾子輿氏之後初至樂安者也及舊傳五世曰虹分居寧都之鎬原虹傳六世曰蘊復遷樂安之善和岡是則吾子輿氏之

後初至善和者也自宋歷元入我明而家聲益昌今其子孫英雋濟濟則吾子輿氏家世之宗固自善和而盛且傳矣而吾子輿氏家法之宗居善和者又不可不思所以傳而盛之也哉余固因其譜牒之修進諸子姓而論曰仁者人也宗其人而家世盛與宗其仁而家法盛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父父子兄兄弟第夫夫婦婦長長幼幼是之謂人其人也人其人焉焉有不仁其仁矣乎古謂子輿氏獨得吾夫子之宗吾將謂善和岡之曾又獨得吾子輿氏之宗也

已諸子姓群起而拜曰謹奉教請書諸譜首

樂安古塘陳氏譜序

歲在丙寅余以問學至撫之樂安今益府教授台
峰陳君暨邑諸縉紳延余開講鬱林寺中每會則陳
之子姓畢集其諸雋之游余門者復銳志敏修直肩
聖緒尤大非他姓比余敬訝久之其族長持所修續
譜請言以弁其端按陳自周封胡公滿以奉舜祀至
漢太丘寔十七傳至武帝霸先三世五君子姓分封
者四十一人而叔達則王義陽十傳至光祿大夫舜

舉當黃巢之亂徙居吉州其孫國忠復徙崇仁丹桂
里又十二傳至宋秘書丞德彰以慶曆四年來居古
塘實肇今基其後科第貢選代不乏人在樂稱名宗
矣初譜作于宋左中大夫奎斷至元樞密彥卿續之
明大中大夫溥又續之越嘉靖戊午新安諸族持大
成譜至樂時古塘錢團蛟湖東川各派出所藏譜循
委窮源若符節然又合修之第大成譜止於列派系
名其塋婚生卒與文翰所著未詳也乃茲則又加詳
焉余披閱良久掩卷嘆曰嘻余於茲譜而知吾德在

宇宙間之爲最貴也已今夫天下之言貴者則曰公
曰卿曰大夫士也若陳氏之先如叔達之四十一人
則超公卿而王矣如霸先之三世五君則超諸王而
帝矣乃所宗則達及於太丘豈舉太丘一人之德而
諸王公均失其貴也歟故余願諸君之譜陳氏者與
吾儕之觀陳氏譜者於太丘而知吾德之貴於諸王
公焉於太丘之貴於諸王公而歆慕奮激又自太丘
而進於賢聖神化之極焉則茲譜也豈惟陳氏子姓
之幸將天下萬世其同幸也已

樂安蛟湖陳氏譜序

按陳自漢太丘寔十七傳武帝霸先三世五君子姓
分封計四十一人而叔達王義陽十傳至光祿大夫
上柱國舜舉避亂居吉州廬陵黃金鄉蓋至是而陳
始入我江藩矣又五傳至湖州通判國熹卜居新淦
之上望玄孫光徹復自上望遷居蛟湖蓋至是而陳
始宅茲樂安矣其後科貢貴顯代不乏人而賢雄鄉
邑則有稱大十萬小十萬者族不謂富且貴繁且盛
也哉第屢經兵火譜牒殘缺入國朝有廷玉者爰

即舊緒戢理成編不惟蛟湖居後支派明備即未居
以先直抵太丘而根源具了了矣比年久而子姓衆
多拆居他所諸父兄長而賢者惧其踈將就逸群而
靡統也於是僉謀循舊譜續之委諸文學曰洪謀等
以採拾編次委諸才幹曰濟邦等以協衷督理既成
復肅幣申詞命庠生曰應期曰王謨者走數百里叩
余庭乞言爲序焉夫余講會樂安道經蛟湖已非一
度每觀其士敦行誼民尚質醇心雅重之茲序其曷
能辭且二生亦嘗及余門矣茲其詢之余觀汝陳

各族之爲譜率祖太丘夫自漢迄今歲年始以千計
是陳氏之生久矣其爲繁且庶也亦云盛始奚帝繁
且盛即殷富隆顯又爲何限乃今惟太丘之宗焉是
專意於德之盛而務求作法之也固彰彰明著矣雖
朕德者得也言人之各得於天者也言人之能自得
於心者也夫於天而言各得則具足而無所不備也
已於心而言自得則深造而無所窮盡也已故汝族
諸君之作法太丘非太丘之有裨諸君乃諸君自有
太丘在也亦非太丘之可泥諸君乃諸君自堪太丘

而上也試卽所續譜牒觀之其初蓋一人也而卒之
百千萬人焉無他天固善生之人復善養之焉爾噫
天善生之而人善養之則人之爲身一而可萬况天
下古今易生而易養者莫此心若也則夫微而顯邇
而遠克一德之端以臻萬善之備也又豈形軀之跡
所可方耶其暢茂乎根株敷布乎華實又豈不於汝
族本支而益光輝也哉噫必如是而後父兄昆弟所
以續譜之雅念爲不虛也已二生再拜謝曰富哉先
生言乎敬奉而歸之宗祠入梓珍襲以訓于世世

樂安錢團陳氏譜序

錢團陳氏其先家江州稱義門載在史冊徙而之撫
郡赤欄庄也自文益公始由赤欄分樂安天田由天
田而徙錢團也自筠可公始故陳氏祖江州其詳具
大成族譜語在王陽明先生序中正德辛未孝子懋
業光述江州之義慨然立宗法以淑子姓又編小宗
譜以俟後賢今孝廉汝鳳等思昭其美因其舊而修
之既成走從姑山房請余序諸首余惟三代之教尊
祖敬宗而人道明無不協於義者以宗法立也其法

載在戴禮自禮教衰而宗法廢卽編氓賈豎亡論而
雍睦之化或不行於薦紳故義門之稱非古也然而
大家世族徃徃明其世系別其倫次而譜牒之使論
世者披筴而動本原之思以興夫尊祖敬宗之念是
固宗法之遺而先王之教未泯也江州之義非天下
所共宗乎其處家也聯食至萬指而不異是孰維之
以宗法之立而禮以維之也孝子旣舉其法又從而
譜之今汝鳳等又從而修飭之寧非尊祖敬宗之心
先後一致乎何者惟敬宗故收族惟尊祖故敬宗

世而下披是筴者良心不油然而生服義無斃者乎
雖然譜以系世推原於祖根極於心貫古今聯遐邇
生生之機此爲之耳善夫陽明先生之言也長幼相
敬貴賤相忘貧賤相卹賢愚相導以大同於親疎遠
近之分其言非陳氏世守之彛訓乎爲子姓者誠守
是訓擴是心則生機蕃衍族日昌大賢科掄濟鱗集
後先義門之裔以光孝子之心益廣而三代雍睦之
風可復見於斯時且將通天下爲一家矣豈徒卓著
於鰲溪之族姓已耶故余輒申陽明之訓願陳氏其

世勉之

樂安前團張氏譜序

隆慶丁卯春樂安前團張氏族譜成諸有事纂述者
走從姑山房請余言以序其端按譜先世歷漢至晉
咸居前團乾符間有彥清考遭五胡之亂暫隱吉州
其孫舜琰仍遷舊址自是本支繁昌以迄于今中間
代有顯聞而譜系亦累經筆葺考諸名公之言可詳
也然規制審密情義聯孚則莫有如今日所譜者故
余樂諸生用意之厚而知張氏之族將興也夫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譬之水木固茂本之由敷弘流所
自出者也君子以仁率親等而上之雖遠至百世一
體也以義率祖順而下之雖繁至千億亦一體也故
善尊祖者非合族無以廣慈善惠宗者非反始無以
達孝而善致慈孝者非敦彛秉懿又何以亶厥心而
通於無盡也哉余嘗經前團獲拜張氏祠中長幼循
循咸勤問學行可進諸此道而尊祖合族又奚啻今
日而已耶謹書以俟

樂安袁氏四支譜序

是譜以宋樞密巨鄉公爲始祖遡而上之其源流歷唐晉而漢派系可稽者凡三十四世其貴顯如四世五公官爵相聯不下數十輩至巨鄉出守吉州乃郎崇仁白羊岡家焉生子九人其長子殿中直名璿者居忠義鄉之桐岡七子桂陽令名瑞者居庫下之城岡幼子大理評事名琛者居魯田之樾岡琛七世孫與昇則又徙居雲蓋鄉之琴源四居相望不踰半舍而子姓蕃衍科第貢選代不乏人即今各支游庠校者不下數十其幼知業儒者倍之長知敦行誼老知

樂善不倦者又倍之且其子姓多贅余門又各能競奮而前也輒爲訝曰何巨鄉之後昌熾如是耶即樂安四支如是則六支他居者又當何如耶今年秋余過城岡觀吳草廬所爲序記中載巨鄉好善樂施仁布遠近言不一而足夫草廬固慎與可者非動於巨鄉之誠之感而然耶即草廬一人而當時之動於巨鄉之誠之感者可知矣即一時人心而天地神明之動於巨鄉之誠之感者又可知矣焉有慈仁之誠足以孚於人人通于天地合于神明而不足以庇其後

嗣也哉若諸子姓能勵志以希巨卿之宦業而復知
慈仁以巨大卿之德業則表氏之盛詎止今世將百
世無疆也已

樂安蓮河徐氏譜序

樂安之有徐氏自宋文翁從未豐黃沙溪來遊蓮河
之澗即其地建行樂別墅厥子裕康遂遷而家焉自
是本支繁庶人我 明諱崇者舉鄉薦始搜集其先
代諸譜牒而修之徐始稱望族於樂矣第其系猶與
黃沙溪之派合今余門人誥等苦其派衆而難同乃

析其居於蓮河者自文翁而下獨爲一譜請容山董
公序其首公備舉其先聞人而第言之謂諸貴顯者
皆亞於高士穉孝子邠焉蓋將進徐子姓無徒慕爵
祿而忘德行意良美矣但余觀徐氏自居蓮河其姓
得著顯於樂邑者實自鄉薦始則科名在人族誠不
爲不重而族之子姓亦不容不重之也及讀鄉薦所
爲譜序其孝友聯屬之意溢諸言外而所著書經體
要於帝王心法發明詳盡且謂有得於朱蔡家傳之
的焉則所以致科名大家聲又未嘗不從作德中來

也諸生即汝祖儀刑之則益信蓉山惓惓相勗爲不
誣而余亦無復贅論也已

廣昌唐坊唐氏譜序

我建昌以人文推勝寰區譚者大率歸秀旴水斯郡
以旴江名焉余昔纂修郡志欲詳厥圖經因循委邇
源從廣昌血木嶺出其嶺峻絕群峰其之遠近咸稱
竒勝水發其下不半舍有旴姥石屹立其澗靈秀鬱
渤每初昏神光星耀錯落掩映于唐氏祠前且江流
中夜逆潮聲若雷鼓尤他所希有唐氏之族適相違

會以故厯數百禩和睦以恩相匡以義長長幼幼人
率準繩其聲施始以貲產雄繼以禮讓著迄今又以
文章鳴焉庠生安禮等受業余門初夏叩余天柱山
房出譜求序余曰君族源派之遠詳于鄉之先達慶
澤之長顯于家之後裔凡紀錄嚴整意義宏深展帙
固壁壘而珠聯也已奚埃余贅惟以族之爲義其旨
有二崇先德而表章之斯則重所尊焉猶水而濬其
源也合群支而聯屬之斯則逮所親焉猶水而行其
流也源之深流之長水則皆一脉也固生生以爲機

而莫之或息焉者也尊之敬親之愛心則皆一仁也
 亦生生以為機而莫之或息焉者也是以歷數千百
 載族則惟此人亦合數千百象仁則惟此心孔子曰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
 他達之天下也夫以達之天下者而惇睦其族則其
 族之惇睦也有不引之而無替也乎其引之無替也
 有不裕如無難也乎是誠神禹之因地以置流順流
 以適性而三江九河翕然朝宗于海夫孰得而間且
 禦之也哉唐之為族族之為譜其俯瞰盱流于近也

既得乎源泉混混之機其仰思禹績于遠也復順乎
 行所無事之智則孩提愛敬之良不惟允孚乎人人
 而雍睦仁讓之興亦且風行乎處處靈秀之鍾果為
 不誣而郡邑之光益微有據矣二三子幸歸與宗人
 其共勗諸

崇仁珠溪余氏譜序

撫建之山惟華蓋為最尊浮丘真人冲舉其上
 故併其徒王郭二仙俱廟食為撫建鎮其根盤廣博
 風氣完聚若珠溪一源最稱奇勝而余氏之族亦最

久居之相傳白玉蟾館於其家每思一至而未能也
甲戌秋余遊華蓋取道珠溪見其峰勢盤旋林木茂
密初循深壑之涯聞雷轟之瀑久則兩厓遽合若不
可復前惟雙流交下厓傍是則珠溪所從入處也再
數十武山漸以開徑漸以平而溪之流亦漸以清澄
宛曲蒼翠四圍余氏居其中者數百室樓觀交加闕
閣掩映宛然仙洞非人間也余甚愛之因留宿不能
去翼日其族長璫庠生時獻等出譜牒求余爲序乃
知先多聞人唐諫議大夫襄則以直聲著臨安郡守

佑之則以循政名而元文正吳公則爲教授王甫之
婿我明司業董公則爲主簿敏文之婿且知其先
分自吾邑吾鄉又吾姻聯而所載仙喬之塚形勢復
與珠溪並勝故縉紳文學代不乏人至於今日本交
益繁俊傑益衆璫等台背校鳩玄裳翩鶴羊踰耄耄
而樂善喜施曾不少倦是將不可由玉蟾而上遡浮
丘王郭之冲舉已乎獻等久礪詞鋒裕懷經濟聯接
前後而六展徽猷於茲盛世是將不可由王甫而媿
美郡守諫議之聲華已乎况山川久會而地且益靈

風氣日開而人斯愈傑其初發祥乎仙籙者茲必大
顯於聖修其始外昌于女順者今當內盛於男教是
又倚伏之數循環之機可不卜而預信其然者矣二
三子其尚倍加興振當思余與同志樂會茲溪畱連
旬日爲甚不偶而所云孝弟之實體於身者須純一
以還夫孩提之良清明之虛涵於衷者須精微以徹
夫天載之妙則親親長長可齊家以達諸治平不見
不聞將窮神而通之倫物華蓋之巔增而彌高珠溪
之壑濬而彌深吾儕同志之榮光亦共茲山水而無

疆也已

崇仁鄔家巷周氏譜序

祖之於人大矣無論遠近固吾身所由來也譜之
於祖也亦大矣無論詳略固吾祖本支所由辨也知
所由來而吾之身始重知所由來之本支而吾之身
益重重其身者將以成其身也而成其身者又非所
以顯其祖也哉故祖貴知其遠也遠失而得其近焉
斯亦無不可者譜貴輯其詳也詳遺而得其畧焉斯
亦無不可者何也遠固吾身所由來而近獨非吾身

所由來已乎詳固本支所由辨而畧獨非本支所由辨已乎故與其因遠以廢近孰若即近以爲遠與其因詳以畧略孰若存畧以埃詳崇邑鄔家巷周氏其譜全帙已失之正統間矣嘉靖己亥省庵能以十世始遷者爲祖而譜之厥嗣恕齋博士又能因其畧而搜羅次第以補續之乃今一展覽之頃而祖之所以本子姓之所以支根聯脉接今人視百年如一夕視族衆如一身仔肩畢荷羽翼攸齊夫仔肩者重則向往斯前羽翼者宏則覆幬乃徧以成吾身以顯厥祖孰謂其近且略者而或殊乎其遠且詳也哉故余於周氏譜而深有所取且樂有所題也

崇仁峽川張氏譜序

峽川之有張氏自唐相九齡九世孫曰弘海者主崇仁簿遂遷居焉厥後科第相仍代生名士故宋譜則文忠歐陽公德元董公序之入國朝重修則仲隆江公椒丘何公序之而祠之孝思堂則又大紳解公記焉迄今二百年子姓蕃昌始難徧識故族長循其支派詳其名實續舊牒而修之事竣而近溪子適吉

取道峽川門人時鳴等合族欣逸開講祠中儀度雍
肅禮樂畢張近溪子嘆曰族若爾固宜後之繁且盛
也酒數行長幼具興持所修譜牒再拜而前曰某輩
之有今日實賴前哲文忠諸公懿訓炳烈世世勉循
故宗支益蕃得不遏佚前承先第保合聯屬之難亦
非昔比不有夫子賜名言申教典將惧其渙而紊惟
夫子垂仁焉近溪子復嘆曰是尤足以卜其後之益
繁且盛也夫若族之居斯所名峽川矣川奚取以峽
名哉蓋川必有源其爲源也必有高嵩巨鎮接漢凌

霄以爲之祖然後列派分支或數百里或數十里而
中乃涵宏衍沃品物繁蕪氣之滋息始莫可量川必
有委其爲委也又必左右之列派于初分支于始者
各走數百里或數十里復交相固結而完密不踈氣
之衍沃於中者始滋息而無已矣諸生誠卽所以居
身者而居心焉旣幸其祖德之厚如茲川之有某山
某嶺以發其源又幸祖慶之餘如茲川之環小宗于
某村注別派于某塢以衍其委如是而循源以之委
也又安可不合百支而歸于一支會百派而歸于一

派若茲川之峽左右固綿而精神氣象完束成一方
大家也哉若然則張氏之宗將得茲川以居其身而
既昌且熾以有今日又將得茲川以居其心而復昌
且熾於無疆無盡也已

寧都賴氏譜序

賴氏家寧都蓋自其先仲方避地而來本支繁衍歷
唐宋元入我明則又自寧都而分居旁邑外郡者
不知其幾矣故其初木支雖一久之骨肉陌路誠所
不免我蒙岩生乎其間親受業于陽明王先生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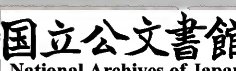
所陳止於其政之善而未逮其心之求然者豈此心
在二洲所獨覺諸僚采固未之能共覺也耶雖然以
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是豈惟長民者之任抑
亦僚長之責也余願二洲以所自覺者而覺諸僚采
又以所覺僚采者而覺諸士民則其政之所以觀風
所以持已所以折獄所以馭下所以催科所以育才
興學其善則與後世之才智循良者同而由中達化
其心則超邁等夷萬萬矣埃諸他日榮膺簡召待選
諫臺行時余將明目昌言而勸駕曰是聖人之徒出

而主張國是不尚亦有利賴也哉敬序以致贈且以
致望云

賀郭梧陽景績承 恩序

今夫庶職之在天下也亦多矣其去民獨近而政之
易為莫如令其去上獨遠而政之難為亦莫如令夫
其機果近且易也吾秉其機而汲汲以畜之則易者
益易久之將併其難而舉之矣夫其勢誠遠且難也
吾拂其勢而汲汲以求之則難者愈難久之將併其
易而失之矣是故善為令者揆之本末之間慎之人

已之際而精別乎名實之辨其本則端其已則盡由
是而及乎末通之人也名實之副顧不易易乎哉反
是而撥其本以冀末之從病其已以強人之合其如
名實何昔人以種樹為長民諭者謂其根欲深其培
欲厚其築欲密其置欲忘若遺棄之而無驟然於枝
葉花果之謀且計也茲即先其易者於民後其難者
於上之說也我梧陽郭公令汀之連城六載矣其於
令之本實稅先無所不用其誠也嘗得民間所刻政
紀讀之其舍科條之陳而為學校之飭寬宿迹之追



而爲窮乏之邱略聽斷之煩而爲教率之崇緩力役
之鳩而爲稼穡之念省佚僥之擾而爲安宅之奠撤
守望之旅而爲訓練之防此其爲心與見真灼知乎
本末之間深明乎人己之際而洞燭乎名實之辨者
矣抑孰知乎民之近且易者既先則若植木之根本
已深而培且築也益密與厚矣而上之遠者將不終
於遠而惟近之歸難者將不終於難而惟易之會亦
若木之由根以達枝從花以覓實雖欲不茂且美也
顧可得哉此所以不徒口碑之頌載道于閭閻而遭

遇之隆且咸孚乎士論不徒推獎之多同軌于諸司
而薦剡之重且騰輝乎臺署不惟肝丞之遷顯耀于
一已而褒章之贈且榮奕乎二親豈特連城之域惟
呼於仰賴不孤而肝水之濱亦快覩乎機會不偶矣
是其難於其始者不易易於其終也哉余敢因諸縉
紳之委次第其說以爲天下作令者成規且以占公
躋華陔要而寶墨金函將疊至重申而莫可涯量也
已惟公其終圖之

榮封並壽序

大君子卓立寰宇出當家國民社之寄以求莫安綏
戢乎元元而經畫底寧垂之奕世且永賴焉茲固其
齟爲之所運量而實稅宜之所默會也故君子於天
下不惟其才之幹濟爲貴而其德之順成爲難蓋德
厚則誠致則物孚而天人且胥應之矣撫郡與盱並
列江省上游其境界相距數舍余自癸卯中或迄今
將越三紀舟車率先孔道凡閭閻所欣喜而欲得與
其所厭苦而欲去者不惟耳熟聞之且目習見之矣
夫民所欲得上之人所當爲之與聚者也民所欲去

上之人所當爲之却除者也然竊心較而胥行之莫
若千金陂爲要亦莫若築千金陂爲難也前此舉是
後者屢矣舉而卒無成功者亦屢矣乃茲郡守建吾
言公獨一舉遂獲底績凡前閭閻所欣喜而欲得與
所厭苦而欲去者譚笑而立致之無難焉此豈獨公
之才能特賢於前此諸公也哉蓋公自蒞任以來於
屬邑庶務雖悉力裁決而意念所注若非其汲汲然
者而其所汲汲者惟千金陂是公於千金陂之役有
定志矣然公雖汲汲是役而其心惻然惟恐一民之

或勞其和藹然惟恐一情之或拂其量汪然惟恐一
善之或遺以故上而兩臺諸司中而僚采士夫下而
黎庶工作渾渾乎合衆心以為心洞衆見以為見和
順融通神人胥慶卒之不役一夫不煩一令望渴百
年落成俄頃識者謂公於千金陂之築有非才能智
慮所可及者信知言哉茲公述職入覲大廷 聖天
子嘉行不績封誥錫及公父母焉時公父母又偕年
八十余門人許安國姜鴻緒等荷公造就謀所以為
慶者走從姑山房請言余惟天地與人其機一也始

以人和而致地利之順終以和順而致天休之滋一
機以運之而已矣况公自是而躋陟華要柄司調燮
柱石乎廟廊澄清乎海宇福澤之被諸蒼生固與千
金陂而無涯而壽祉之屈于二親亦與千金陂而同
久也已余不佞敬書以埃

壽林宗伯夫婦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德生為
大天地之生人為大是人之有生於天地也必合天
地之生以為生其生乃仁也亦必合天地之仁以為

仁其仁乃壽也古詩書之言壽也必曰無期必曰無疆夫無期云者所引之恒久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不息焉者也無疆云者所被之廣博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無外焉者也是以大君子之生也生吾身以及吾家以及吾國以及吾天下而其生無外焉而吾此身之生始仁也生茲一日以至百年以至千年以至萬斯年而其生不息焉而吾此日之生始仁也如是而仁焉而謂仁之不足以爲壽吾弗之然也如是而壽焉而謂壽之不本於仁吾弗之然也如是而

仁之必壽壽之必仁也而謂吾肖翁林老先生所以仁所以壽而不可以無期無疆焉吾亦弗之然也夫吾肖翁出三山世家爲一代巨室上而祖稱以長發其祥下而子姓以世濟其美至翁光奕乎前而啓佑乎後者不惟已之文章科第輝耀詞林爵秩勲猷昭垂彝鼎且尊配李老夫人瑞應麟趾禎協鳳毛四拜恩封屢申綸綍此其福造乾坤者誠自其身而家國而天下而生生無外之漸也其慶延宇宙者誠自今日而百年而千萬年而生生不息之端也是其偕老

之壽將有七十而無期無疆也已豈惟三山之人莫
之及耶求諸閩之全省鮮及之矣豈惟閩省之人莫
之及耶求諸今之海內亦鮮及之矣于時翁之仲嗣
仲山公方守肝郡因述職之行便得稱觴其屬邑大
尹聞余是言咸相與嘆曰噫嘻盛哉我太老先生以
其親生生之仁而仁茲四邑之士之民也亦既廣且
博矣則茲四邑之士之民以生生之壽而壽我太老
先生之親之壽也又奚容不恒且久也耶因命書之
以爲錦堂稱觴獻

